

夏商

刹那记

夏商
小说系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夏商小说系列

夏商

刹那记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刹那记 / 夏商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夏商小说系列)

ISBN 978-7-5675-4718-6

I. ①刹… II. ①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7494 号

刹那记

著 者 夏 商
策划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夏周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32 开
印 张 6.25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718-6/I·1867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出版文集至少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归纳较为满意的作品，一个是带有定稿本性质，再一个就是作家的虚荣心。

在严肃文学式微的时代，写作作为一种多余的才华，连同被虚掷的光阴，是无中生有的幻象。有时候，我甚至不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才华，至多是无用的才华。虚荣心是支撑作家信念最重要的一根拐杖，而这种虚荣心，其实也是自我蒙蔽，写作只是著书者的自欺欺人，它是件私密事，和所有人无关，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其次才是读者的，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最终皆会烟消云散，小说家虚荣的逻辑在于，假装写作是有意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学写作，转眼三十年，用坊间谐谑的话讲，小鲜肉变成了油腻男。过完半生太快了，再过三十年，说不定就过完了一生。写作这件事，是我延续最久的行为，即便有创作停滞的阶段，对文学还是初恋般凝望，怕与之隔膜太久，断了音讯。

即便如此，写出满意的小小说更多时候是一厢情愿，无论满不满意，文字终究慢慢攒起，发表、出版、修订乃至推倒重写，宛如跟自己的长跑，一直掉队，一直掉队，最后败给自己。

小说出版后的命运和作者基本无关，仿佛风筝飘远，作者手

里没有线轱——书籍永远在寻找读者，而作家只有一张书桌。

2009年，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文集“夏商自选集”，四卷本，作为不惑之年的礼物。

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是第二套文集，在此之前，在该社先后出版过讲谈集《回到废话现场》和修订版《东岸纪事》，彼此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尤其是王焰社长对拙著《东岸纪事》不遗余力的推荐，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更多知音，始终铭记在心。

之所以用“夏商小说系列”，依然没有用“夏商文集”，理由很简单，希望在更老一些，完全写不动时再冠以这个更具仪式感的名称。

“夏商小说系列”包含长篇小说四种五卷，中篇小说集及短篇小说集各两卷，共八种九卷。比2009年版容量大一些，年纪也增了近十岁，大致是送给知天命之年的礼物了。

借此机会，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写作之余也喜涂鸦，用毛笔字题签了封面书名。装帧是请留学海外读设计的夏周做的，是我喜欢的极简风格。

再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王焰社长，感谢责任编辑朱妙津女士。编辑隐身于幕后，作者闪耀于前台，美德总是低调的，而虚荣心总是趾高气昂。

夏商

2018年1月18日于苏州河畔寓中

目录

美丽幼儿园 001

口香糖 033

猫烟灰缸 045

日出撩人 063

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 077

刹那记 095

高跟鞋 111

集体婚礼 125

金陵客 137

一人分饰两角 147

水果布丁 163

出梅 179

美丽幼儿园

陈小山刚出狱就来找我，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青松青松。”

我从五楼的阳台往下看，那个出现在 1989 年夏末的小个子男人，骑在一辆自行车上，一只脚踩住绿化铁栅栏，眯着眼睛，手搭凉棚，躲避着毒辣的太阳。

我刚想把头缩回去，已被他瞧见了：“你下来还是我上去啊？”

只好硬着头皮冲他喊：“我下来我下来。”

这个人的出现准没好事，果然，他又有新花样了。在码头边，一边吃排档，一边说他的泡妞计划。吃完了，他把嘴一抹：“刚出狱，没铜钿，今天你请客啊。”

所以说，这个人其实就是个无赖，他兜里有银子的时候，你见不到他身影。他出现了，必是落魄之时。类似的人物在我日后的人生中频频过场，我都能及时识破他们，鄙视并远离之，最初的原形就是陈小山。

而在当时，无赖陈小山完全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他掌握了我的弱点，他知道我喜欢一个叫欧阳家佳的姑娘，答应帮我完成夙愿。

作为一个著名的色狼，他在干杯的时候打消了我的顾虑：“放心，我对欧阳家佳没兴趣，我喜欢她们幼儿园那个屁股往上翘的万欣欣。”

我狐疑地看他：“可万欣欣脸上有不少雀斑。”

陈小山笑道：“红楼梦里的晴雯也长雀斑，皮肤白的姑娘才长雀斑，最主要是她屁股翘。”

我当时二十岁，对女人的审美还是初级阶段，不明白屁股翘和脸蛋俏的关系。陈小山从雀斑联想到晴雯，说明他不是文盲加流氓，他读过几本文艺小说。

陈小山读文艺小说不光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花”姑娘。这个“花”是上海切口，做动词用，就是“勾搭”的意思。

其实，陈小山生活的意义，都围绕着姑娘，他敬了我一杯啤酒：“我在做笔录的时候，警察骂我是花痴，我反驳他们，我不是花痴，我是情种。”

说完，他用舌头舔去嘴唇上的啤酒沫子，骂道：“这冤枉官司，一年大牢啊。”

陈小山是我电焊车间里的同事，说起来还是带我的师傅。技校生进厂的时候有“应知应会”培训，工段给你指定一个师傅。我们船厂三千多号人，我落到陈师傅手里，说明我们还是有缘人。当然，“有缘”不一定是褒义，也包含冤家和仇人。

陈师傅教我电焊手艺加起来也没 24 小时。这家伙很懒，

组织上分配给他一个徒弟，他就当丫鬟使了。别的不说，中午去食堂排队就是我分内事。我排完队，买自己一份，帮他买一份。他跷着二郎腿，也不过来端，我只好端两份，放在他面前。等吃完了，他点一根烟，我去自来水站排队，先洗自己的碗筷，再洗他的。

回车间路上，陈师傅见我不理他，搬出他的理论：“吃三年萝卜干，就媳妇熬成婆了。”

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洗脑。要是放在今天，我肯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可我那时才走出技校大门，就像一件白褂子，还没被工厂这个大染缸上色呢。他是师傅，我只有点头的份。

除了差我当免费丫鬟，陈师傅也有吸引我的地方。说老实话，他就是我的性启蒙老师，当然，说成是流氓教唆犯也行。他那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泡妞故事，比收音机里的小说联播可带劲多了。为了听他说书，我没少请他吃排档。此刻回想起来，很多细节都有明显编造的痕迹，目的就是为了显摆。但在当时，我不但全相信了，还很崇拜他。

陈小山一直说钱不够用，问我借过几次，都没还。每次借10元，还借过一次20元。我当时的工资是58元。他只借不还，后来我就不借了。可有一天，他忽然把我叫到一边，把70元总借款还给我了。那天下班他还请我吃了一顿排档。印象中，这是他唯一请过我的一顿饭。

吃完饭，他带我去码头旁的集市，一个水果摊前。原

来，这水果摊是他和弟弟合伙开的，今天刚好满月，一个月下来，赚了七百多，兄弟俩平分，一人三百多，差不多是我半年工资。怪不得和我了结债务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小山带我去他家。他住在老式工人新村的底楼。一共两间房间，他母亲住一间，他和弟弟陈小峰住一间。他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拣菜，房门没关，我瞥了一眼，看见一个半老男人的黑白遗像挂在墙上。原来陈师傅他爸早没了，之前没听他提起过。

那天他弟弟不在家，平时水果摊进货和守摊主要靠陈小峰，陈小山是下班了才去帮忙。听起来陈小峰有点吃亏，不过这是人家私事，有周瑜就有黄盖。只要陈小峰不计较，不用我们这些旁观者操心。

陈小山带我来是炫耀他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也该他炫耀，估计我们车间主任家也未必有这两大件。当然，吸引我的不是这两件电器，而是马上要播映的录像带。

我听陈小山吹嘘他那盘录像带都一个多月了。之前，“黄带”这个词对我来说，不过是市井传说。陈师傅说他那有一盘欧洲片，三点全露。可是看不了。因为缺一台录像机。不过他决定马上去买一台。自从他开了水果摊，手头阔绰了，说话更有底气了，“等买好了，带你去我家看。”说完，拍拍我肩膀：“怎么样？师傅对你不错吧。”

他之所以对我好起来，是因为我刚当上了车间里的团支部书记。他有点拍我马屁了。

我们车间一起分配进来的技校同学，有十七个。之所以我当选团支部书记，是因为我在技校里成了中共预备党员。我们这届共三个班级，出了两个预备党员。另外一个女生，叫申屠红。分配在喷漆车间，是个圆脸盘扎马尾的高个子姑娘。和我一样，她成了所在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又升任厂团委的专职副书记，成为真正的国家干部了。

车间团支部书记是个虚职，平时和工人没什么区别。粗活脏活照样干，但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厂团委拨少量经费下来，搞一些活动。经费很少，每次用需要申请，所以大事是办不成的。我刚当选那会儿，特地去打听其他车间怎么组织团员活动。问下来没别的，无非两个固定节目：五四青年节发电影票，和在厂部多功能厅办联谊会。

后者更受团员和青工欢迎，说是联谊会，其实就是相亲会。船厂男青年多，找对象一直是个问题。所以厂部同意把多功能厅借给团委用。这个多功能厅在食堂楼上，平时是厂部接待来宾时开小灶用的，全部摆满开二十桌没问题。没有宴请的时候就空关着，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设施，话筒、扬声器和一个小小的演讲台。团委的联谊会形式很单一，就是跳交谊舞，中间串联几个歌舞表演，和有奖猜谜。

话筒质量不好，每次主持人念开场白都响起哮喘音。舞曲也总是那么几首：《秃鹰飞去》《老橡树上的黄丝带》，中间还有一首《交换舞伴》。

陈小山是联谊会积极分子，他泡妞的平台主要也借助于

此。他特地去交谊舞培训班学过。“吉特巴”是他最拿手的。他跳的时候，很多人都停下来起哄。他带着姑娘退进自如，状态更好了，像人来疯一样。

舞跳得好，邀请舞伴就很容易。等他和姑娘熟悉一点，就搂着人家跳两步，贴着耳朵说悄悄话，大概是在约人家出去。

姑娘的来源是船厂附近的纺织厂、地段医院以及幼儿园。作为车间团支部书记，我可以开单位介绍信去拜访，向对方团组织发出邀请。这些单位适龄女孩多，也需要结识小伙子，所以一拍即合。那时候国家还没开始实施双休日，联谊会都安排在礼拜天下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纺织女工、护士和幼儿园老师结伴而来，多功能厅里满园春色。

所以陈小山要拍我马屁，他希望我利用手上小小的职权，多组织联谊会，他可以借此认识姑娘，为自己的艳史多涂上几笔。

他把门关上，让我坐在床沿，打开电视机，开始捣鼓他的录像机。银屏上出现赤裸男女的时候，他把音量调得很低：“老工房，隔音不好。”

看着那些画面，我眼珠都快掉地上了。当然，因为有陈小山在，我不能失态，尽量控制自己，保持镇定。陈小山仰在床上，拿一只枕头，像在闭目养神，我问他：“你不看？”

他眼也不睁：“我看得背出来了，在脑子里复习呢。”

我裤裆不争气地鼓起来，陈小山道：“你还是童子

鸡吧？”

我不吱声，他从床上跳起来，把电视机关了：“不要再看了，你得找个姑娘，行动最重要。”

我纯洁的灵魂被那盘放到一半的录像带给毁了，男欢女爱的镜头像气球在脑海中飘来飘去。什么叫茶不思饭不想，什么叫孤枕难眠，什么叫欲望。我算是临床体验了。

不久，我认识了欧阳家佳，她是新东幼儿园的老师。是我们常说的冷美人，身形矮小，五官很精致，长得有点像上海女演员龚雪。

按我今天的审美，不会对她产生很大兴趣。别的不说，飞机场身材就打动不了我，根本就是没发育好嘛。然而当年，我像精神病人一样迷上了她，或者说，迷上了她精致而孤傲的神情。

这说明，我对女性的看法还停留在纯情期，没有进化到一见胳膊想大腿，一见大腿想生殖器的兽欲时代。

陈小山给我的感觉一直不缺女朋友，每天下班铃还没响，已候在工厂浴室门口。等他出来，头发用发蜡打过，穿上他常换常新的行头。他在穿上舍得花钱，吃东西倒不讲究，想打牙祭就想到我了。他骑一辆 26 寸的凤凰自行车，是女式车，用回丝擦得锃亮。当然，有了我这个徒弟之后，擦车就是我的事了。

用发蜡搞了个大包头的陈小山从浴室出来，就骑上凤凰

车下班了。第二天，吹嘘和哪个姑娘上了哪个馆子，看了哪场电影，然后把人家带回家睡了。

我们工段的青工嘲讽他：“就你那点赤膊工资，还每天上馆子看电影？”

别人附和道：“就你这小个子，还每天睡姑娘，我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你那玩意儿？”

陈小山不服气：“别看我软的时候不大，胀性特别好。”

人家笑道：“牙签的胀性再好，硬起来最多一根大前门。”

“大前门”是当时最草根的烟。其实说老实话，我在浴室里见过陈小山的阳具。没他们说的寒碜，就是普通人大小。工友之所以损他，是因为讨厌他吹牛。还有，讨厌他小气。陈小山怎么对待姑娘我们不知道，对待工友是真吝啬。人家发香烟都是一圈，他不发，烟瘾上来忍着，或找个没人的地方抽一根。人家发的时候，手却伸过来。有人不想给他，他就说：“怎么就缺我啊？”对方拉不下脸，只好丢一根给他。

起初我想，或许不是陈小山“小家巴气”，而是泡妞把钱都用完了，对付工友就狠了点。可等他开水果摊有了钱，照样和从前一个德性，才知道他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不过，陈小山的财主瘾过了没多久，就到头了。陈小峰要去日本打工了。陈小峰是退伍军人，一米八的大个，跟陈小山不像同胞兄弟。熟悉的人喜欢拿武松武大郎跟他们比，

实际上没那么夸张，陈小山大概有一米七的样子，就是骨架小，看上去单薄瘦小。

陈小峰一直在办日本的签证，开水果摊是临时买卖，是凑赴日的盘缠。他一走，水果摊就剩下两个出路，要么关张，要么陈小山辞职接着干。辞职陈小山是不肯的，就把水果摊关了。

新东幼儿园是我自己开发的合作单位，新官上任，我不能全依仗前任资源。对青工来说，女孩子也要常换常新，好让兄弟们多一点选择余地。

陈小山特别起劲，充当狗头军师。叫他狗头不是侮辱他，他的确有只狗鼻子，什么地方有漂亮姑娘，嗅嗅就能找出来。新东幼儿园这个收藏美女教师的地方，若不是他推荐，我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个幼儿园的位置确实很偏，我和陈小山骑着自行车，在新东新村里七绕八绕，他自己都快迷路了。

我带着介绍信，说明来意，接待的园长姓郭，是个下巴长着毛泽东痣的胖阿姨。她说新东幼儿园从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说着朝我们上下打量，又去看那张介绍信。在确定了我们的合法性后，她叫来了幼儿园团支部书记万欣欣老师。

这个脸上有雀斑的姑娘一出场，陈小山的眼睛就直了。

万欣欣的态度和郭园长不一样，很热情。我第一次以团干部身份邀请协作单位，很兴奋也很紧张，缩手缩脚的。陈